

何正璜考古游记

何正璜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何正璜考古游记

何正璜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正璜考古游记 / 何正璜编.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102-04928-1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考古—西北地区—文集
IV. ① K872.4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7600 号

何正璜考古游记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网 址 www.renmei.com.cn

电 话 编辑部: 65122584

发行部: 65252847 65256181 邮购部: 65229381

责任编辑 霍静宇

装帧设计 徐 洁 霍静宇

责任校对 朱 布

责任印制 赵 丹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0 年 3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5

印数: 3000

ISBN 978-7-102-04928-1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目录

001	●伊东拾零
007	含泪返国门
012	美丽的临潼
019	谒成陵
022	青海行
032	茂陵夜话
039	汉长安古城
047	唐太宗昭陵
052	中华民族始祖——黄帝陵的展祭
061	吟鞭指灞桥
064	白的梨花、蓝的泾水——古邠州幽赏记
068	东方的梵谛冈——拉卜楞
082	咸阳访古
095	终南山寻梦
100	春风长安颂
104	青海之恋
107	女帝御寝
111	咸阳考古细录
124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127	东北的历史名城——沈阳
133	一串被遗忘了的珍珠——天水麦积山的石窟艺术
143	驰骋在西汉王朝的历史舞台上
149	永乐宫观画记
154	唐陵考察日记
201	后记 魂兮归来 ●

伊东拾零

伊东本是日本东部的一个小渔港，但因海滩平迤，适于做海水浴场，而且又有温泉与小丘，风景相当动人，所以和热海房山一样，成了人们避暑的胜地。

十一年前的夏天，我们那时真是年轻啊，在那可羡慕的年华里，我们有钱，有兴致，有康健，有一切都不懂的青春。全是未说先笑、一走就唱的大孩子们，结伴到伊东度暑假，一行五人，木、书、铸、石和我。

在伊东，暑期租房不易，好容易才租到一间，不大也不亮，好在日间都在海滨，只有夜间才回来睡，倒也将就。他们四人睡在席上，我一人睡在日本供神的一点小木嵌子里。五人轮流做饭，做得无不一塌糊涂。大家都怕麻烦，几乎每天的菜单都是蛋和豆腐。饭从未吃过一餐好的，不是夹生，就是黑焦，幸而大家都无胃病，就这样混了两个月。每天除了学习游泳外，书是男中音，每天清晨要到海边去练嗓子。木以航空员自诩，大讲其航空经验。铸比我还小，是只羽毛不全的小鸭。石是学工程的，沉默少言。我无事可干，只画了几张速写。

何正璜在日本留学期间于海滨浴场（摄于1936年）



何正璜留学时在日本伊东海滨浴场留影



椿岛

伊东濒临太平洋，港外有一串孤悬大洋的小岛，各不相连，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大岛，以产椿著名，也叫椿岛，是个著名的地方。据说岛上十分之九产女孩子，而又无一不娇美可爱，日人专其名为“椿姬”。我这四位伴侣，真是久已心神向往，特搭定期小轮，前往一观。小轮专往来于伊东大岛间，距离不远，但因系太平洋，风浪就比内海要大得多了。

抵岸后，无目的地乱走。岛上山峦青翠，小溪细清，若非尚有矮屋平道，简直真以为到了海外仙山了。岛上好像特别安静，海浪声久久可闻。凡店家我们都上前一看，买不买都逗留半天。招呼的多半是女孩子，也有老太婆，倒也真不丑。听说男子都是岛外来的，我想征兵处在大岛上是不必设置的了。走到一家炸对虾的店前，一个少妇正在炸着黄松松的大对虾，书提议进去一尝，大家当然同意。进去，小矮桌子光洁极了。另外一个少女走出来，为我拉上屏风，笑容可掬地送上筷子，并且郑重地介绍说，这对虾既是在岛的名产，而炸虾的油，更是大岛有名的椿油，所以又清又香，请我们多尝。我的伴侣这时都不觉有点飘飘然了。其实虾与油此刻均并未上桌。等到炸虾送上，五人不免以中学饭厅中的姿势出现，一盘对虾，顷刻告尽。只觉松脆鲜美，大是可口。第二盘来时，我才得细细品尝，其香其腴，在今日写此时，还不免有些为之神往。

何正璜留日期间在租住的小屋留影



咖啡店

伊东有三多：一是椿油多，满街有售，可炸点心，又可润发。二是玩具多，净是用椿木修成的小人小马小盒子等，精致生动，可爱之至。来游者多满载而归。三是妓女多，这不知是何原因，一到黄昏，小小咖啡店中，灯光低暗，音乐清婉，门前红纱灯笼下，均站有一个盛妆的妓女，头上堆满红花，颈上白粉如墙，当得起“粉颈”二字，在门口招接客人。若遇单身男子，不免亦有强迫请君入瓮之举。我的伴侣们知道这是个可爱而可怕的地方，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和我商议，请我做保镖，陪他们一同上咖啡店。我当时年轻好奇，满口应允下来。在晚饭后，一同直向咖啡店最密的小街走去，胡乱选了一家，就披帘而入。歌妓们自是含笑接待，虽因有我这个不识时务的在场，而减免了许多殷勤，但奉烟开酒，递咖啡，也把我的同伴们招待得难以支持。而一阵阵浓郁的啤酒香、粉香、花香、烟香，却也熏得我头疼。正想要走，她们已围坐上来，抱着不知是几弦琴，就咿咿呀呀地唱起来了。唱的古典乐曲，我一字不懂，只觉得不但不令人快乐，反而感到无端的凄凉。一曲唱过，二曲继起，好容易等又唱完了，一串甜而哑的笑声，从里面又走出几个白脸黑眉毛的女人，不由分说，坐下又唱。我想这样下去，我要被香气熏倒了。站起要走，我的同伴们也许不想去，但他们是无胆量留下的，所以也只得同意。大约付了相当多的钱，于是很顺利地都出来了。一出门，我就不免连吸几口新鲜空气。木说：“冤枉得很，花了很多的钱，既未听懂一句，又忘记了喝口咖啡。”我说：“你明天再来吧，我是恕不奉陪了。”

冒险

冒险对于二十岁不满的人，可说是最合胃口的了。在海滨住了一个多月，游泳虽无多进步，而年轻好动的心，却嫌腻味了，总想又来一个新的玩法。于是石提议，租小游艇一只，自己驾驶到海中心去逛逛。本来一只小艇，载五人是嫌多一点，但谁也不愿弃权，都挤坐上去了。石和书打桨，木把舵，我坐在船头上，满盘都是糖果和甜纳豆。铸在水中推，将小船推离了沙，再跳上来，就开船了。真快活啊！小艇驶向大海了，海水碧绿碧绿地沁人心脾，海风清爽地吹拂着我们的脸，带来微微的腥味。仰首蓝天一碧，白云朵朵，天与海相连，无涯无尽，我当时觉得全世界除了我们这只小船外，已没有了任何事物了。我脱下浴衣上的披巾，高举在空中，让它吹饱海风，做成了一张小花帆。铸伸手在水中一把一把地捞起一些海带，石与书

和着拍子高唱船夫曲。木心不在焉地扶着舵，将甜纳豆一粒一粒地向口里丢。海阔天空，花巾飞扬，歌声飞扬，五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就这样毫不思索地将一只应该在小湖中划行的小艇，送入了茫茫大海。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只追着海鸥的踪迹，随之徜徉划去。也不知走了多远，忽然敏感的铸说：“怎么船上下得比先前厉害多了，是否起了浪？”大家都笑：“海还能没有浪，太无勇气了。”他坚持着说：“不对，你们都是向前坐着的，不觉得，我是向后躺着的，格外能感到些，不信你们看！”于是大家都不觉回头一望，可不是？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大浪了，一排排地直向小船汹涌打来。木赶紧用力将舵搬向了归途。一会儿工夫，小船简直就跌入浪心了，有时落入浪底，有时又立于浪尖上。这时大家不但雅兴全失，而且真是魂飞魄散了。太阳渐渐昏淡，海水显得极其深沉，风紧浪高，四顾茫茫，我们相望无语，找不出一点办法，只望早点到岸。幸亏木还镇定，抿着嘴，沉着地把住舵，他是唯一和浪搏斗的人，因为这时桨已早失作用了。更未想到祸不单行，一阵机器声，一只大轮船轧轧地开了过来，这是进港的大渔轮，我们这轻轻的一片小叶，比着它的宏伟，真是渺小得可怜。它昂然地在我们侧面鸣过去，一排因它而激起的怒涛，直向小船侧面扑来，浪头比船要高得多，哗哗如雷响。铸惊呼一声，滚跌到舱里。我们三人也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这就亏了木了，只见他机警而勇敢地咬紧了牙关，将舵用千钧之力向右一转，迎向泼天大浪，直冲上去。小船如平地升天一般，被浪高高地举了起来，俯视海面，如瞰深谷。我当时吓得昏昏糊糊，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小船，已奇迹般地落下海面，不但五人尚在人间，而且也能望见海岸了。回望各人，铸正在拭泪，木正在拭汗，石合着双手向天不知向谁祈祷，书则用我的披巾在兜水向外倒。因了他倒水，我才看见甜纳豆全泡在水里，大家的脚也全浸在水里。

渔珠

伊东是珠蚌的产地，我们久已对人工养珠有浓厚的兴趣。这一天，间接托人找到珍珠株式会社的社长，承他带我们到他圈定的海滨去参观。那是一个荒凉而杂乱的小港口，海岸较陡，一排排的小屋，门外地下，晒满了灰黑色的蚌。社长为我们讲述养珠的过程，先捕起珠蚌，摊在沙上晒，在晒时，由他们将一粒选好的细沙，投入蚌壳的韧带处，然后由它自己关闭，派人送入深海。过相当时期，捞上来晒，再送入海，时间越长，珍珠越大越圆越亮。有十几年，甚至有几十年的。珠蚌外壳又粗又毛，丑陋之至，但它却能孕育珍珠，所以任何东西皆不可貌相。社长为了炫

耀他的事业，允许当场实验一次给我们看，当下即在屋中唤出三个十六七岁的村装少女来，她们都是红润的脸，配着白蓝碎花的头巾，比浓妆的贵妇名媛们漂亮得多。她们接受社长的命令后，换上紧的背心，笑盈盈地拖了一个小筐。约十多分钟，三少女次第没入深海，再约五分钟，才又见她们浮起，鱼贯拖筐而返。走上岸来，解巾理发，微笑鞠躬，毫不气喘，也不像我们那样歪着耳朵跳水。我们高兴与惭愧地接过竹筐，只见里面盛的全是毛边的小蚌。她们亲手为我们剥开，一共剥了四十多个，每个蚌内，必有珍珠一粒。不过有的圆，有的怪相，有的光洁，有的却有黑斑，但是我对每一粒都爱，好像爱吃自己种的慈姑一样。社长要无代价地送给我们，我塞给了他三十元就跑。归途，铸忍不住说：“她们才是美人鱼哩！”大家都点头。回房间后，将珠子拿出来分，他们说，我们要这有什么用，都给你留了。后来回到东京，我拣圆而亮的配好大小，缀成了一串项链，这真是一个极生动极有意义的纪念品。现在，当年游侣，早已天涯星散，自己也远留大漠，但这串珠链，幸得尚未毁于烽火，仍珍藏在我万里漂泊的行篋中。偶一取出把玩，不由得就怆然忆起当日的佳侣和已逝的华年。

原载《旅行杂志》1948年1月

青年时期的何正璜



含泪返国门

十二年前，“七七事变”初起，我正求学东京，虽尚未毕业，但因不愿续留敌地，特作归国之行。此行虽无何奇遇，可是正如《旅行杂志》拟题上所释，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的旅行，兹此日本战犯犹在人间，而我个人却更被烽火迫遁西荒的今日，回忆起当日的遭际与心情，不论是悲是喜，总是不大平凡的。当我在戈壁大漠上乘驼夜度时，当将那次印象鲜明地展开，视为沙漠中自造的海市蜃楼，一切虽已是明日黄花，但确系个人平生旅行中最令人感动的一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八月十日】情势终于更趋强化了，街上的号外铃声，终日不绝，人们都敏感得像在等候着一幕名剧的演出，町会在通知应征在乡军人入队，整个的东京像沸了一样地在骚动，连我所住的这郊外乡下，也迅速地被波及了。

宽子今晨来小坐，她一向是不主张我回国的，但今天忽然说：“朋友是朋友，国家是国家。”我当然懂得她的意思，笑了一笑，并在她请我留纪念的签名簿上，沉重地写了一句：“希望友谊能超过国界。”

家中钱尚未汇到，用什么走呢？于是我检点可以换钱的东西，行李和书都卖掉，也不够一张船票，便决定将母亲给我的金戒指也加入变卖。

午后，进市内去找同乡唐君，到神田路口恰好遇着了，他说：“大使馆正造备忘录，清理历年文件，一俟政府再来命令，即行下旗归国，那时可能由大使馆带走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但二三日内恐还不能成行。”这已经是很圆满的结果了。可是我住在荻原家，他们的态度令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与其花钱搬到市内来等大使馆的船，还是不如设法自己走的好。

和唐君告别了，一个人站在街头，望着车群和人群像水一样地流来流去，自己却像是立在荒岛上，看着看着出了神。

一群白衣女人走过，肩上斜挂着红字的布带，上写“国防妇人会”五字，每人手中摇着一面小日本旗，不觉烦上心头，一口气跳上了电车。

在银座下来，走进伊东屋的四楼，想用完宽子送我的礼券买一点儿文具。不料四楼上正开着“北支土产展览”，华北的各种出产，都一行行地陈列着，壁上悬有一幅极大的地图，冀察区已与满蒙染上同样的淡红色，和黄色的祖国脱离版图了。旁边是说明，既详细，又醒目，一群日本人津津有味地指画笑谈着，我当时是呆在一边，虽因身着制服长裙，并未被注意，可是我自感非常难堪，像受了极大欺侮的力弱孤子，也无心再挑选文具，满心懊恼地走了出来。

走上白石的日本桥，凭栏小立，八月的天空异常明净，高大建筑物的影子，都倒映在水里，一街都是木屐声，嗒嗒地响，黄昏的风吹拂着我的长裙及长发，引颈凝望西方天末的白云，真令人百感交集。

桥东朝日新闻的大厦中，忽传来收音机明朗的播音，断续地听到几句：“……支那执迷不悟，我皇军决采断然处置……为了大东亚的和平，对于顽固的×政权，决不能再事容忍，堂堂英勇的皇军武士，已决心肩负起此神圣之膺惩任务……”

我为狂妄的播音所气愤而走到候电车的街心站台上，搭上回目黑的电车，经过二重桥皇宫时，几个全身新武装的军人从座位上站起来默致敬，那种虔诚的表情，使我心中有种说不了的滋味。下午的号外又出了，小铃在人行道上疯狂地摇着，车中的人不觉都同向铃声响处望了一眼。目黑是市内电车的终点，全车的乘客都下来，我也挤在人丛中，抱着满腔的刺激与懊恼，由目黑再乘电车回到大冈山乡下。

[八月十一日] 清早，荻原太太到我房里来说，昨天派出所的巡警来过了，问他们关于我的行为等事，并到我房中来检查了一下，为了恐怕以后发生麻烦，希望我能乔迁。最后，并很委婉地退给我三个镍币，那是我家中在一月前寄给我新改的法币辅币的半圆一角和五分，当时，她们觉得好奇向我讨去的，想不到今天竟拿来还我，其意义或即等于两国绝交。我觉得这行为很无礼，很幼稚，也很可气，但是我很快地接了过来，并且告诉她，我即日买票走，叫荻原不必担心。

到校中去要成绩单，因为放了暑假，铃木老头不在，旁人不负责，空跑一趟。操场上有几个一年级的新生，在树下做什么，看见我走近，忙举起一条白布，要我缝一针，上面一端写着“武运长久”，另一端写着“多摩川第八町妇人会献”，已经有许多人在上面缝了许多的一针，我才明白这就是所谓的“千人针”，我笑了一下，拒绝地走开了，这使得那几个女孩惊讶地将眼睛瞪得极大。

下午，将戒指拿到质屋去换了日金五十四元，又叫了旧货店人来，将我那四年来相依为命的小桌子和靠椅子换了二十元，手表换了十二元，算算路费尽够了，便到西小山去约胡小姐，竟是意外的顺利。她决定明天走，我们都欣喜有了伴。晚间她请客，和我到昆谷公园去散步，并到松屋第八层的露天屋顶上吃点心，为的是明天即乘小汽车直驱横滨，不能再经过东京市了，特地进市内一逛，以与相处四年的东京告别。松屋很高，不仅能瞰望帝国大剧场、浅草神社、日本银行、上野美术馆及动物园，更可以望见首相官邸内的灯光。除了首相官邸外，这些我所熟悉的、爱好的处所，似不能都因是敌国而毫无留恋，尤其是帝国剧场中少女歌舞团的萤之曲，那水袖、那团扇、那闪亮的萤、那轻甜爱娇的古典型的舞姿及歌声，不觉都蓦地忆

上心头。其次，还有浅草的旧书摊，拍卖香蕉的小贩，叩头如仪的军人，日本银行中每月我去领钱时的那个和蔼熟悉的面孔。上野美术馆更不用说，那是在东京流连最多的所在，馆内陈列，一闭目即清晰地数得出来。至于动物园中，那伟大的河马、那会听人命令的大象、那行动滑稽的长颈鹿、那一跃几十丈的水獭，和那刚出世的一对乳狮，无一不在我的系念中。它们竟分占了我那时毫未经过忧患的心，稚气地对之发生无限的依恋。暮色沉沉了，胡小姐的一声叹息才使我清醒。我用匙搅着冰豆，掩饰住幼稚的离愁。

【八月十二日】早晨，又到学校去拿成绩单，算是取着了，不过校长的名字是亲笔签的。铃木老头还说：“回去了吗？还没有毕业哩！”又说：“你的画挂在成绩室里的，不能发还你了，算是送我吧！”又问：“你觉得日本人亲切吗？”我糊糊涂涂地哼了几句就走了，因为时间已不宽裕，但是一出校门，不觉得又频频地回首几次。

顺路到宽子家，告诉她我今晚走，她没有说什么，沉默而沉重地握着我的手，我在含泪向她说再见时，看见的眼中也充满了泪光。

我和胡小姐都仍旧穿上各人的制服，两人行李都极简单，雇了一辆小汽车直驶横滨，在车上胡小姐说：“我俩这可真是回去了，你有什么不舍得吗？”我摇摇头。

何正璜留学日本与友人合影（摄于20世纪30年代）



她却叹了一口气。窗外正看得见富士山的银峰。

黄昏，抵横滨码头，亚细亚皇后号像一座山似的高耸在目前，灯火通明，船身雪亮，人挤得不通风，海浪在近处哗哗地响。

会见了很多的中国学生，一高的、帝大的、高师的、奈良女师的，各种校徽及制服挤在一堆。山东话、浙江话、广东话，在船中响成一片。我真高兴得要命，我感觉到这些声音真是亲切。

很久，差不多已经夜间了，船才准备开。学生穷，十分之九是乘的四等舱。各人安好了行李铺位，我们也都换上了中国衣服，大家快乐得又跳又笑又叫，似乎都更年轻了十岁。在船上吃了晚餐，为了想一见日本最后的一瞥，许多人都上了三等舱的甲板上。

船叫了几声，马达吼起了，红绿的纸带，一卷卷地抛拿在行者与送者的手中。船慢慢离岸了，我感到说不出的愉快和说不出的惆怅。正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迷惘，忽然几个穿军服的人在岸上掩面哭了，他们都剃的是光头，哭得很伤心，最后竟高喊起“中国万岁”来。旁边一个学生告诉我，才知道他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由国内保送来的，别人可以自由归国，而他们却不能，就是大使下旗归国，而他们恐因是军校学生也仍会被禁止返国的，所以现在他们眼见船载着我们走向祖国时，不觉就非常伤心了，这种情况更添了许多黯然的成分。

船走得很快，一霎时，他们的影子和日本的国土，都消失在夜色中。只望见横滨市的万家灯火，在海浪汹涌声中灿烂地闪烁着。

【八月十三日】昨夜通宵未眠，因为横滨的东边是太平洋，浪比内海大，船震荡得太厉害，十分之八的人都呕吐了。昨晚笑语风生的饭厅，今天只有几个茶房在大嚼，学生们都再不敢去问津了。

躺在床上不能动，绿色的海水有旋律地冲激着我床侧的圆玻璃窗，使我的小窗一白一绿地交换着颜色。我嚼着口香糖，心里充满了矛盾的留恋与希望，胡小姐却坚持要我起来到船尾上去玩，不得已随其前往，至则全系中国学生，吸烟、闲谈、雄辩、沉默，一切悉由尊便，完全是一个校园的缩景，令人颇感自由的舒适。我和胡小姐二人反坐在船舷上，两足悬在船外，几丈高的浪花飞溅在我们脸上，脚下是碧蓝的海，头上是碧蓝的天，天与海紧紧相连，使天地成了一个透明的蓝色圆球，不知道在那天地当中，正藏着一个复杂而短暂的人间。目前，人世隔绝了，浮云与海浪昭示我们大自然无尽的美丽与伟大，我暂时竟忘了国家的恩仇、自身的荣辱，也像海鸥一样地悠然。

晚间，船已驶离长崎领海，而入于黄海了。船上的学生便立刻活跃了起来，许多人参加厅中的晚会，结果通电拥护抗战，拥护政府对日的国策，每人都捐一块钱，连茶房厨师伙夫都自动加入了，情绪热烈得不可形容。正在讨论议案，播音机中忽然放出上海中日军队已于今日正式开火的消息，一时全体学生简直沸腾了，我们所盼望的一天，终于在今天实现了，有笑的，有哭的，全舱像是一所疯人院，沉默的人目中放着异样的光，交谈的人在声音特大之外还加唾沫四喷。一切一切，兴奋得无以描画。

这艘巨大的邮船，在海涛中排浪前进，船上载着多少中华儿女奔向祖国怀抱的热心。

【八月十四日】上午，我正在床上剥橘子，胡小姐一把将我拉起，她口里不知嚼的什么东西，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将我拉了就走，拉到船边，才发现隐隐地有一条黑线，在天与海之间，逐渐明显起来。大家不知什么时候已不约而同地靠向了这船边，全神汇聚地对那条黑线行着不瞬目的注目礼。一个头发花白的华侨，低头向他侨生的孩子说道：“孩子！你看！那边有一条黑线，那就是大陆，那就是中国！”话未说完，老泪已滴在孩子的发上。

凭栏西望的人，面上都露着圣洁的微笑，朝曦射在千百个中华儿女的脸上，照见许多人的眼中闪着晶莹的泪光。海浪哗哗地响，亚细亚皇后号加速地向黑线的方向驶进！驶进！

原载《旅行杂志》1949年1月

遥望祖国



美丽的临潼

在西北，冬日旅行，并不是快乐的事，但是我们故意想赶在“双十二”的一天到达骊山，所以在十二月十日便站在长安车站上，等待陇海路东行的绿钢皮的到来。

夜十一点，火车停在临潼驿站里，还有两三点微光，能勉强照着旅人各自寻得路途。夜风掠面如刃，令人不敢迟疑，冲着迎面的北风，直奔向离站最近的一家鸡毛小店。

一个驼背老叟，用豆光小灯领我们进入一间小房，房中土炕上铺一块破席，另外一块木板一头儿钉在墙上，算是桌子，此外一无所有。老叟转身即走，并带走他的小灯，我们被丢在冰冷陌生的土屋里，寻出烛来燃着。窗外北风呼呼地响，烛焰也摇摇不定，手僵不能解开行李。深夜了，多少人在甜梦中，谁知道冬夜的天空是这样的灰暗而沉重。

次晨起来，霜重赛雪，踏地喳喳有声，乌鸦三五，在霜地上徘徊，此外一片漫漫的郊野。可是回首一看，发现美丽绵亘的骊山如紫翠交嵌的锦屏，耸立在东南方，我们被这块瑰丽的山色所引诱，决心冒着晨风立刻前去。

由车站到城中，据说是五里，一路全是煤渣大道，宽整平坦，两边时有挺直的白杨，树外是无尽的被浓霜盖着的田野。

半小时，抵临潼西门，城门小巧有趣。我们想先安好宿处再入城，所以人力车并未停下，车绕城墙而行。在城与路之间，弯弯地流着一渠清水，在重霜中毫无冻意，知道一定是流自温泉。这小水渠一直和城走着平行线，做成了这小小古城的护城河。沿途白桦和垂柳赖这温柔的灌溉，竟在枝头上保存着绿色的叶子，这是其他各处所见不到的。约半里，绕过南城门，向右转直对骊山，至此白桦更密，整行夹道，成群的白鹅，散步在路的两旁。迎面一架木牌坊，上书“在地阳春”四大字，坊后一面国旗，被北风吹得平展地啪啪作声，勇敢而且明朗，驱走了畏寒者的怯意。不一会儿车已拉到华清池大门前，内中有中国旅行社办的温泉旅社，我们即下榻于此。

在这里可以获得辛苦和寒冷的报酬了，也可以令人有了陕西而不到临潼将是一种大遗憾的感觉。冬天在此几乎失掉了威风，池水清碧，粼粼地绕着掩映交错的亭台，水中还留着残断的荷枝，白鸭子们在里面活泼地追逐，这样的景色，对于我们真是很生疏了。在小桥上站了好一会儿，才跟着茶房走上转弯抹角的重阶，停在一间小房前，开开门，居然明窗净几，室外闲散地长着绛色的野菊。我们刚从鸡毛小店来，立刻就满意了。

早餐后，即由华清宫边门沿小径上山。霜才化冻，小路崎岖泥泞，极难攀登，但是已有许多士兵越我而前，我不愿貽笑彼等，努力登上，待得上至悬崖时，手已因攀折荆棘而刺破，鞋上的湿泥也已重有几斤了。

站在这里，虽然仅及全山之少半，但是已经可以望见临潼的小小城垣。城作不规则的方形，县署文庙等建筑，都清晰地排在眼底，华清宫全址更近在足下，四郊的景物地势，也一一可指望着，这小寨似的县城，我们借立在这里的机会，先来叙说一下它的沿革和一些温馨的历史！

相传古代女娲氏曾在此居住，所谓“女娲氏立治于皇山之原，继兴于丽”，“丽”即临潼最古的名称，殷商时称为丽国，在现县治东二十四里有古丽城遗城，周时为骊戎所居。《竹书纪年》有：“成王三十年，离戎来宾。”离戎即骊山之戎，其故址在今治东三十五里之处。秦时名栎阳，乃秦献公所置之都邑，秦亡，项羽以秦之降将司马欣督此，称塞王。汉初析为二县，除栎阳外，另一半取名新丰，乃高祖定三秦后，都于栎阳，仿其故乡丰邑之市井风物，以慰其乡思极殷之老父的，因名新丰。唐代称临潼为昭应，今日县址，乃天宝七年（748）所设定，至宋代大中祥符八年（1015），才开始有了现在的名字。到元代至元四年，才将栎阳归并合治。城垣初筑于天宝，明代重修，城门四，东北名集凤，北名临渭，西名永丰，南名华清。明崇祯八年，洪承畴曾大败李自成于此。

人言骊山幽僻处，尚遗有古代巨柱，据云乃当日始皇作阿房宫时的骊山阁道废墟，因其在深山之内，未能往睹。不过我们亲履渭河南北、骊麓前后，考察当日阿房宫的旧址遗痕，其范围之广大辽阔，实是令未亲见的人难以置信的。

继续向上登攀，有一处浓林茂叶青苍特甚的地方，今名中山林，而在唐代时，此地乃是有名的长生殿。当日的长生殿，并非寝殿，乃是皇帝去朝元阁听政以前整沐之所，后妃所不能到的地方，而明皇因特宠贵妃，曾携贵妃两度莅此，一次是天宝四年，玄宗幸骊山适逢贵妃生辰，特命大设宴乐于长生殿，恰好忠州递进荔枝，开笼香满一室，李龟年因作“荔枝香”之词曲以献，杜牧名句之“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即是咏此。再一次是天宝十年（751）七月七日之夜，明皇于夜半时，休退侍卫于东西厢，凭贵妃肩而立，仰天密誓，当时各情，在《长恨歌》及一切外传中可见。不过当时连侍卫尚且休退，白香山老先生如何得与闻其誓的呢？

今日长生殿的遗址，当然是毫无存留，我们也无法想象当日的豪华迤逦，只觉得若在此有一高台阔廓，于风清星密之夜，登临眺望，是非常适宜而有特殊风趣的，因为这是明皇贵妃艳事的舞台，不觉联想到不久前曾去吊临过的马嵬坡边的黄土孤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风吹林梢沙沙作响，似乎是当年环佩笑语的余声。